

## 我不支持也不反对

原创 莱斯 WHU性别性向平等研究会 2015-09-19



约龚老师出来的时候,我心里还很忐忑,不知道她会是一个怎样的老师,我们的游说老师活动会不会成功。这是我游说的第一个老师,还是小伟联系的。

约老师见面的时间是上午九点在学校的正门牌坊门口,出于尊敬,我和小伟早早在门口等候,因为小伟没有吃早餐,我给他带了一份面包。见到龚老师时,老师一脸笑容,大步流星的迈过来。我的心稍微放松了些。

老师看到我们的第一反应是搂我们的肩膀。我们步行去咖啡厅,路上老师看到小伟的面包,和小伟分了一小块吃,我忽然觉得今天游说老师可能会很顺利。

到咖啡厅,老师抢着埋单,说我们毕竟是学生,无论如何都不让我们花钱。我还要再坚持的时候,老师说:“看吧,你还是把我当外人了,我们再熟悉一些就好了。”我只得作罢。

我本来准备了挺多,应对老师的各种提问,结果老师很健谈,老师说,她对于同性恋群体的了解始于20多年前,那时候的社会很不开放,她的一个同事,因为同性恋的身份,被学生告到了学校,从此声名狼藉,在武汉市无法立足,无奈只得远离武大,到了其他地方。

老师说,这是她第一次接触到同性恋这个群体;她觉得自己当时的同事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小伙子,却因为这宗事情,被迫背井离乡。现在回想起来,只觉得可惜了。

从老师的这个故事开始,我们的整场采访似乎都有一种赚取别人同情与怜悯的成分。我们似乎在用同性恋悲惨的故事来博取支持一样。我忽然意识到,很多时候,我们自己的定位都是不准确的,我们都想得到别人的支持,因为我们把自己放在了一个卑微的地位,如果自己认同足够好,还需要别人的支持吗?

这不是我做“游说教师”这个活动应该有的想法!

可是,鬼使神差,我居然和老师讨论了这个话题,也许是因为老师的友善,也许是因为我内心对于这个问题的疑惑:我们到底能从别人的支持中获得什么?

幸运的是，我和老师有了共同的想法，老师也希望更多的同志群体能够有这样的想法：

是的，我们总是在自觉的寻求世界的认可与支持，每个人都是如此，只是同性恋或者说社会上的少数派这种诉求更加强烈。可是，当我们静下来好好想想：别人的支持到底能够给我们带来什么？是心中一时的安慰？还是逃避现实的障眼法？别人给我们的东西，他们随时可以拿走，一颗强大的内心永远不是别人施舍来的。

“我们都知道，风雨以后才能见到彩虹。但是我们都希望，最好能直接坐在彩虹里，他人已经为你布置好了绚丽的世界。可惜别人为你布置好的景致，他随时都可以撤走。”

所以，我们应该做的是去充实自己，去获得一颗强大的心脏，去看更多的人更多的事，去经历去感知去触碰。

龚老师说：“我这活了大半辈子，很多事情经历过了才知道，很多事我现在还在追寻。”

我把问题放在这里，老师也没有给我们答案，因为这个答案需要我们去慢慢领悟：别人的认可真的那么重要？换句话说，大多数的认可就一定正确的？又或者说：到底自己应该相信谁，听从谁。

可是话又说回来，如果我们最终的答案是，我们生而有理性，我们能够自己充实地活着，不需要怜悯，是不是意味着，我们同志公益小组所做的事情都是没意义的？

是的。如果，真的有一天每一个同志都能够强大到“承受命运施加于自己的一切，不粉饰，也不需要虚浮的怜悯”，那个时候我们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。

可是，这样一天的到来，需要每一个个人自己的强大与努力，也需要我们从外界带来的微薄的支持。假如你现在做不到不闪躲，不粉墨，不能在阳光下歌唱，希望我们的努力能让你看到前行的希望与光芒。

“庐山烟雨浙江潮，未到千般恨不消。到得还来别无事，庐山烟雨浙江潮。”